

最富实力 最具影响 最有人气

当代中国实力派女作家 书系

梁鸿鹰
主编



金仁顺
著

云雀

一生，
就是几个故事

梁鸿鹰

云雀

彼此

喷泉

梧桐

神会

僧舞

在敦煌

秋千椅

松树镇

三岔河

爱情进行曲

人说海边好风光

芬芳

方弗衣希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当代中国实力派女作家书系

金仁顺 著

云 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云雀 / 金仁顺著. -- 北京 : 中国言实出版社,
2014.1

(女作家书系 / 梁鸿鹰主编)

ISBN 978-7-5171-0340-0

I. ①云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310138 号

责任编辑: 肖 彭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电 话: 64966714 (发行部) 51147960 (邮 购)

64924853 (总编室) 68581997 (编辑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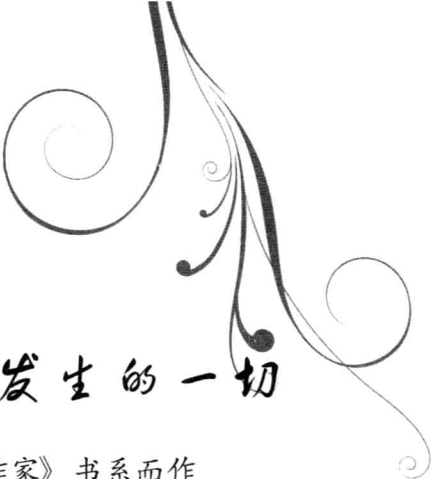
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8.5 印张

字 数 202 千字

定 价 22.00 元 ISBN 978-7-5171-0340-0



女歌者或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

——为《当代中国实力派女作家》书系而作

梁鸿鹰

写下这个谈论小说的题目，心里有些打鼓，首先是“女歌者”，然后又是“世界”云云，难道男作家不是“歌者”？难道男作家不面对“世界”？但我也想问，面对每天都在被制造的喧闹、浮躁与庞杂，哪些说法对哪些人会真正具有合理性呢？还有——什么合理，什么不合理，难道会是有一定之规的吗？而且，文学或者小说如果都在一定之规里面，那还能称之为文学或小说吗？其实，文学经常面对的恰恰是一些不确定、不肯定的经验，作家提供细节、动机、苗头，一步步地构建着自足的审美世界，往往是在含混中与读者共同探寻意义、发现价值、暗示前景的。魏微、乔叶、金仁顺、戴来、叶弥、滕肖澜、付秀莹、阿袁，八位作家是当前女作家行列中的佼佼者，创作活跃、备受瞩目，中短篇小说向来人缘极好，她们善于用自己极富感性与智性的笔触，描摹出现代社会中男男女女躁动不安的心态，勾勒出这些人在迅速变化着的世界里的奔忙、辛劳，让读者一窥世间那些万番流转、林林总总、千折百回的真面目。作家们还特别善于透过主人公光鲜的外表，把他们的情感焦虑、内心挣扎、行为异动揭发出来，

提醒人们提防、拒斥生活中那些磨损人心的负能量，安顿好自己的心灵，亲手全力以赴地迎接更加多彩美好的未来。

因为，这未来正是从当今延展而来的，由这世上万端细枝末节的真面目造就，大多情况下隐在了平常人的日子里，只不过我们没有长上一双灵异的慧眼——像眼前这八位无比敏感而聪慧的女作家或女歌者们那样，能够细致入微地、一层层地把真相亮出来。在魏微看来，日子表面上看一家与一家大同小异，内里却是没法比的，家底儿、德行、运气统统都要裹进来搅局，然而“更多的人家是没有背景的，他们平白地、单薄地生活在那儿，从来就在那儿。对于从前，他们没有记忆，也不愿意记忆。从时间的过道里一步步地走出来，过道的两旁都是些斑驳脱落的墙壁，墙角有一双破鞋，一辆自行车，过冬用的大白菜；从这阴冷的、长而窄的隧道里走出来的人，一般是不愿意回头看的。”（《薛家巷》），这薛家巷已然成为一个世道人心的凄冷演兵场，你在上面不管有多凛然，不管如何深文周纳，也迟早要露出大大小小的破绽来，烟火气就是这样产生的。

有烟火气处必有精彩或倒霉的人生，无非是饮食男女、蜚短流长、聚散无定。比方说在职场，在商场，一边是金融、实业、期货、投资，一边是男男女女、你来我往，听他们口头上说是渴望平静的，是要心如止水，但一落实到行动上就偏偏是不肯安分的了。他们不知是被欲望还是被生活之流推着、牵引着，一步步走向自己未曾预料到的结局。滕肖澜在《倾国倾城》里写的那个叫庞鹰的女孩子，不知不觉地“与人家苏园园”的老公佟承志搭上了。有天晚上，她“脑子里乱糟糟的，像缠成一团的毛线，怎么也找不到头。一会儿，好不容易理齐了，倏忽一下，变戏法似

的，又整个的没了，空荡荡的，什么也没有。更叫人彷徨了。”而且，她到底还是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，生活中的那些吊诡的东西，犹如她的“老前辈”崔海的告诫——“每个字都是双刃刀，两边都擦得雪亮，碰一碰便要受伤。不是这边受伤，便是那边受伤。血会顺着刀刃流下来，一滴一滴，还没觉出痛来，已是奄奄一息了。”可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她决绝地体验着、领悟着，不肯抽身而去。这便是一种新的人生样态吧。

当然这种样态在金仁顺的笔下更多的是情爱，是男男女女之间的瓜葛或者纠葛，她有篇作品写了一般人都不怎么敢涉笔的医生，写在医生之间发生过的情爱关系的逆转。其中有两个人这样议论男人和女人，“他们这些做医生的男人，从来不会觉得女人是玫瑰，女人对他们而言是具体的、真实的，里里外外都清晰无比。只有黎亚非老公那种职业的男人，才会觉得女人是玫瑰，是诗，结果呢，我们这些当医生的，能救女人的命却不一定能得到她们的心，或者说爱，而黎亚非老公这类男人，却能要了女人的命。”（《彼此》）你不得不佩服作家看得深。作品中的男人与女人，始终是在寻找着彼此。他们得到了彼此却又忙着远离彼此，最终实实在在地失去了彼此。这便是生活的变数造成的，更是心灵的变数所致。

不过，生活的变数或者世界的变数，无论城乡，恐怕都会有相似、有相异的吧。但乡村给人的感觉到底是不一样的，在付秀莹笔下，乡村散发的气息不单有十足的底气与野性，在细腻具体方面往往超过我们的认知。因为，即使世界再变化，我想总有一些东西是要影响人的舌尖、心头或者眼底的啊。比方乡下的时间感，乡下的色彩与声响——“夏天过去了。秋天来了。秋天的乡

村，到处都流荡着一股醉人的气息。庄稼成熟了，一片，又一片，红的是高粱，黄的是玉米、谷子，白的是棉花。这些缤纷的色彩，在大平原上尽情地铺展，一直铺到遥远的天边。还有花生、红薯，它们藏在泥土深处，蓄了一季的心思，早已经膨胀了身子，有些等不及了。”（《爱情到处流传》）就在这样如诗如画的背景下，在人们的意识之外，那些有关爱情的故事慢慢地、永久地流传着，不管我们是否记得、写得下来，一切似乎都难以阻挡。

不过，世上的一切终究又都是可以细究与质疑的——只要关乎人的心灵，关乎人的情感，文学生长的空间就是这样构建、生长起来的，用以丰富人们的感觉与感官。我们的眼睛、我们的视觉，可能是最可宝贵的东西之一，可能也仅次于生命了，但现代都市里的我们给它什么样的机会呢？我们应该给它什么样的机会呢？戴来有篇小说叫《我看到了什么》，很让人有所触动。是啊，人虽说贵为宇宙之灵长，似乎一切都可以在人的掌控之中了，但是，似乎一切又都从人的眼前溜走了。如果我们只满足于死心塌地做俗世的“甲乙丙丁”，如果我们按照生活规定的步子“一、二、一”地走下去，每个人大概都不会为自己的内心收获更多的。幸好，那些天才而敏感的歌者们，用自己的文字，不倦地为我们留存了这个世界所发生一切的踪迹，不是这样吗？

为追溯、探访这些踪迹，还是让大家再次回到自然、回到乡间吧。自然无疑是我们心中最辽远、最开阔的存在了，这里生长与发育的一切都没有受到惯常的约束，任何踪迹都是天然伸展的。不过，我还是惊叹于叶弥的感官对大自然、乡间所有美好的精准捕捉，而且，她生发于内心的情愫是那样的纯粹——“农历

九月中旬，稻田收了，黄豆收了。每当看见空空的稻田和豆田，我的心中会涌起无比的感动，人类的努力，在这时候呈现出和谐、本分的美。种植和收割的过程，与太阳、月亮、风息息相关，细腻而美妙，充满着真正的时尚元素。”（《拈花桥》）当然，她向来毫不吝啬自己对生长于自然之中的鱼虫花草、猫狗鸡犬的赞美，她在《香炉山》里写“我”在乡间的道路边上掩埋蝴蝶翅膀，在《桃花渡》里写在蓝湖边葬掉一岁大的猫咪“小玫瑰”。她写着这一切，是为了哀悼什么吗？“城市的光和影极尽奢华，到处是人类文明的痕迹。我出生在城市，在城里整整生活了二十八年，从来不知道城市到底意味着什么。就在今晚，我突然明白，城市里的文明和奢华，原来是为了消除人心的孤独。”在这个世界上，人原来是如此的孤独啊。在这里，我想起110年前德国诗人里尔克吟诵过的：“说不定，我穿过沉重的大山/走进坚硬的矿脉，像矿苗一样孤独/我走得如此之深，深得看不见末端/看不见远方：一切近在眼前/一切近物都是石头”（《关于贫穷与死亡》），叶弥发现的孤独居然需要城市的喧嚣给予支撑，与里尔克的想法如此相通。

其实最需要支撑的当然还是人的内心，乔叶的《妊娠纹》写了想偷一次情的女人的矛盾心理，她事到临头，性的冲动生生被自己的妊娠纹给制止了，这便是心里没有底、没有支撑吧。再比如惯于写高校众生相的阿袁，同样发现了现代人心里发虚与飘忽的状态，她在《汤梨的革命》里以“围城”式的笔调写道：“三十六岁对女人而言，按说是从良的年龄，是想被招安的年龄。莫说本来就是良家妇女，即便是青楼里的那些花花草草，到这年龄，也要收心了，将从前的荒唐岁月一古脑儿地藏到奁子里去，

金盆洗手之后，开始过正经的日子。这是女人的世故，也是女人的无奈。所以陈青说，女人到这个时候，黄花菜都凉了。陈青三十九，是哲学系最年轻的女教授，也是哲学系资格最老的离婚单身女人。这使她的性格呈现出绝对的矛盾性，也使她的道德呈现出绝对的矛盾性。”因发虚所以就矛盾、就纠结，这同样是这个现实世界投射给人们心理的种种不正常情状之一，女作家们记录下来这一切，是惋叹，更是歌吟。

是为序。

2013年12月8日北京德外

(作者为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、著名文学评论家)



目 录

女歌者或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

——为《当代中国实力派女作家》书系而作 …… 梁鸿鹰 1

云雀 /1

波此 /20

喷泉 /41

梧桐 /58

神会 /73

僧舞 /87

在敦煌 /99

秋千椅 /114

松树镇 /128

三岔河 /147

爱情进行曲 /164

人说海边好风光 /177

芬芳 /192

仿佛依稀 /221

云 雀

靠窗边第三张桌子，每天傍晚六点钟到八点钟之间，是专为姜俊赫预留的。他偶尔带朋友——也许是员工——一起来，但大部分时间他自己来，手里带着本杂志，在上菜之前读几页。他和春风每天都对话，但不外乎是她请他点菜，然后他报出菜名，以及“谢谢”“不客气”之类的客套话。

有一天春风忘记把“已预定”的牌子放到那张桌子上了，等她发现自己的错误时，两个中年妇女已经占了那张桌子，她们从进门到坐下说个不停，对春风的抱歉和请求不予理睬。

“我们就坐在这里，”她们说，“哪里也不会去。”

另一个服务员去给她们点菜，春风出门去等姜俊赫。“真对不起，”她给他鞠躬，眼泪跌出眼眶，“都是我不好。”

“让你受委屈了吧？”他说，“这种小事情让你在风里站了这么久，应该是我跟你道歉才

对啊。”

进了餐馆之后，他跟老板娘说：“你们的服务真让人感动啊。”

“顾客是上帝嘛，”老板娘笑着说。她亲自把姜俊赫引到另外一个相对清静的地方，看春风拿着菜单过来，她跟姜俊赫说，“春风是大学生，只是课余时间打打工。”

春风给姜俊赫上菜时，他问她读什么学校，什么专业，喜欢自己的学校和专业吗。

他问话时，得把头半仰起来，而她每次回答他的问话，都得把腰弯下去。他意识到这样有点儿可笑，冲她笑笑，低头专心吃饭。

几天以后，寒流带来一场大雪，春风等最后一班公交车时，一辆银灰色“奥迪”开到了她面前，姜俊赫打开前车门叫她：“我送你吧。”

“不用了，”春风连连摆手，“谢谢您。”

“这么大的雪，公交车不会像平时那样准时的，”姜俊赫说，“快上来吧。”

车里像一个暖融融的房间，春风坐进去才发现自己的手脚都冻麻木了，冷气像电流闪进关节的骨缝里面，引起一阵阵酥麻，她连打了两个寒噤，扭头冲姜俊赫说，“麻烦您了。”

“举手之劳，”姜俊赫问，“打工很辛苦吧？”

“还好啊。”春风说。

“我有个亲戚，在首尔就是开这种餐馆的。”姜俊赫说，“也有大学生在餐馆里打工，还有两个中国的留学生呢，他们都叫嚷辛苦。”

春风说，她是去年暑假开始到这家餐馆打工的。那时候，餐馆正对着的喷泉广场傍晚六点钟伴随着灯光和音乐开始喷水，他们在餐馆外面摆放桌椅，布置露天咖啡座。那些树脂桌椅颜色鲜艳，每张桌上都有鲜花和小缸金鱼，作为城市一景，咖啡座好几

次被记者拍下来发表在当地报纸上。她第一次看见自己的照片在报纸上出现，吓了一跳呢。

“跟你聊天很有意思。”春风在学校门口下车时，姜俊赫说，“对了，请等一下——”

他拉开一个抽屉，拿出一个小袋子递给春风，“这是朋友送的小礼物，是女人用的东西，我——”他摊了摊手。

“那怎么可以呢？”春风往回推。

“就当是帮我忙，好不好？”姜俊赫塞回到春风的手里。

春风回到宿舍，发现袋子上面印着“Dior”的字样儿，袋子里面是一瓶名为“粉红魅惑”的璀璨限量版香水，香水盒子上面是法文，上面贴着银色的中文说明，文字排列得像诗一样。

春风把香水瓶子举在灯光下面打量它的粉红色。香水瓶子上面有银色的亮片一闪一闪，仿佛瓶子里面的小世界里正在下一场无尽无休的细雪。她喷了一下，难以计数的芬芳粒子在她的身体四周飞扬开来，它们借着她呼吸的气流涌进她的身体内部，一直钻进肺腑里面，把她完全浸润在香气中间。

作为对那瓶香水的回报，第二天姜俊赫去餐馆吃晚餐时，春风送了他一个苹果，她在他面前把苹果像杯子那样打开，挖空内瓤的苹果里面，是用蜂蜜调拌好的梨丁桔瓣山楂丁猕猴桃丁苹果丁。

姜俊赫看着那个苹果，好半天没说话。

一周以后姜俊赫带春风出去吃烤牛排。为他们服务的服务员是位表情严肃的中年男人，黑西装白衬衫，脸刮得干干净净，腰杆挺得笔直笔直，他两手抬着，像练习华尔兹舞似的伸向春风。在姜俊赫的低声提醒下，春风把脱下来的外衣交给他。

他像斗牛士那样举着春风的棉袄，先退了两步才转身走开。春风扭头看着他，她的棉袄真是丑陋啊，洗过几次的红色像被阳光曝晒很久的红油漆，黑灰色相间的围巾是春风自己织的，搭在

衣服上面，就像一个人因为惭愧把头深深地埋了下去，只剩下一缕头发挂在衣服上面。

“我从未来过这么牛气的餐馆。”春风跟姜俊赫说。

她还在想那个服务员，她知道服务员们在私下里是怎么议论顾客的。

服务员很快就转回来了，低声请他们点菜，他把菜单放到他们面前的表情，就好像那是什么重要文件似的。

春风点菜的时候偷偷抬眼，想知道他是不是在打量她的牛仔褲和假耐克运动鞋。

“也许他注意到了我的香水。”春风暗自猜想，她希望他能注意到她的香水，那是她确定能在任何高档场合拿得出手的东西。

姜俊赫点了几道菜，礼貌性地征求了一下春风的意见：“这样可以吗？”

“当然了。”她笑笑。

牛排很棒，临近烤熟时，香气简直能把人熏得晕过去。

“怪不得大家敬菩萨时，都烧香呢，”春风说，“原来嗅觉享受直抵肺腑，远远高于胃口的满足。”

“你真可爱。”姜俊赫被她逗笑了，他犹豫了一下，问她，“你的男朋友很迷恋你吧。”

“——我没有男朋友。”

“怎么会呢？”姜俊赫说，“你的身后即使跟着一百个男人也不奇怪啊。”

“瞧您说的，”春风红了脸，“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女生。”

“你是一块金子，”姜俊赫看着春风的眼睛，好像在强调某个真理，“我不相信你身边的男人没发现这个。”

春风笑了，她倒是被人追求过，到肯德基吃汉堡喝可乐，聊了聊港片和日本漫画。回来的时候，他很理直气壮地牵住了她的手。他的手出汗，湿漉漉、粘答答的，她让他握了一小会儿就把

手抽出来了。

“那你有喜欢的男人吗？”姜俊赫又问。

春风喜欢裴自诚，喜欢得整个胸腔里面万紫千红草长莺飞，蝴蝶乱舞，蜜蜂叫个不停，可那又怎么样呢？全校有一半女生都喜欢他，她从来不幻想裴自诚的目光会从几千个女生中间把她挑出来。

“我们的体育课上，曾经请过一个印度瑜珈教练来教我们练瑜珈，”春风边说边比划，“他的皮肤黑黑的，眼睛大大的，睫毛翘翘的，身体像面筋一样柔软，把我们大家都迷住了。”

“一个男人被形容成了洋娃娃，”姜俊赫笑了，“真不知道他听见你的话，应该高兴呢还是难过。”

离开餐馆时，姜俊赫跟春风说：“下次你带我去你经常吃饭的地方好不好？”

“穷学生去的地方你不会有兴趣的。”春风说。

“别这么瞧不起人，”姜俊赫说，“我也年轻过。”

春风带姜俊赫去她学校门口的一家烧烤店，“白宫”的名字把姜俊赫逗笑了：“来头儿不小啊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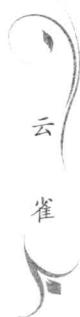
桌子椅子都是木头的，早就用旧了，座垫儿脏兮兮，皱皱巴巴的像抹布。顾客大部分是学生，还有几个民工模样儿的人，都在喝啤酒，还都不用杯子，对着瓶嘴儿直接喝。

“这样啤酒瓶对着啤酒瓶碰杯时，要瓶颈对着瓶颈，叫‘刎颈之交’。”春风介绍说，又费了不少口舌，给姜俊赫讲什么是“刎颈之交”。

“很好听的故事。”他感慨地说，“我们也喝一瓶吧？”

春风叫服务员开了酒，用自己带的餐巾纸把瓶口擦干净，然后递给姜俊赫。

开始的时候，姜俊赫不怎么吃东西，但慢慢适应了环境以后，他连着吃了好几串烤带皮小土豆。他问春风的父母是干什么



工作的，她还有兄弟姐妹吗？后来还问她：“你的梦想是什么呢？”

“我想当奥运会冠军，我会打乒乓球，会游泳，还会下象棋。如果我不是出生在这个小城市，如果我有机会在七、八岁的时候加入少年体校，再碰上那个把著名教练，我是很可能当奥运会冠军的。”

他没把她的调侃当成玩笑，他很认真地听她说，还点点头说：“那确实是有可能的。”

春风倒有点儿不好意思了，“我真正的梦想啊，”她沉吟了一会儿，说，“是希望某个神秘机构里的某些神秘人物，他们在芸芸众生中不知怎么注意到我并最终选定了我，他们在某一天突然走到我面前说，跟我们走吧。于是我就跟他们走了，从此开始过一种跟以往完全不同的、带有传奇色彩的生活。”

“什么样的传奇色彩呢？”

“那个时刻到来时我才会知道。”

他们回到车里。发动汽车前，姜俊赫吻了春风，春风的后背贴着座椅，一动也不动。他的吻温暖缠绵，舌尖残留着酒味儿以及口香糖的薄荷气息。

姜俊赫请春风去他家里喝茶，他的家是一个复式公寓，从窗口望出去，可以看见江水。江面上覆盖着冰层，冰面上面残雪处处，像一副水墨画。

姜俊赫带着春风四处参观了一下，房子很大，非常整洁，姜俊赫说有一位钟点工每天来打扫三个小时。

“空荡荡的像个山洞，”姜俊赫领着春风上楼，“刚住进来时，夜里要开着灯我才能睡得着。”

卧室的床头柜上，摆着一张全家福照片，他的老婆淡眉细眼，俨然一个雪团揉出来的女人，他们的儿子跟春风差不多大，个子比姜俊赫高出半个头，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，女儿跟妈妈像

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，对着镜头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，还不知害臊地露出了牙箍。

“她叫莲熙，”姜俊赫说，“我问她你长得这么丑，哪会有男人愿意跟你谈恋爱呢？她满不在乎地说，‘我可以整容嘛。’”

参观结束后他们下楼喝茶。公寓靠地热取暖，加上落地窗照射进来的阳光，房间里足有二十八九度，别说棉袄了，连毛衣都穿不住，“家里只有我的衬衫，你想换上吗？”姜俊赫问。

“不用了。”春风脱掉了外衣。

她里面的薄衫是姜俊赫前几天送她的礼物——和香水一样，他把价签摘掉了——这件衣服在宿舍里引起了轰动，每个女孩子都试穿了一下。

姜俊赫在一张矮腿茶桌上摆放好一套青瓷茶具，然后把烧开水的水壶拎过来。沏茶之前，他先里里外外地清洗茶具，手法非常娴熟，“沏人参乌龙茶，水的温度很重要，高温才能让茶叶里的精华灵魂出窍。”

春风被他的用词逗笑了。

姜俊赫把茶倒进茶碗里，喝之前，提醒春风注意茶水在阳光下显示出来的金色色泽，“很漂亮吧？”

春风说是的。

姜俊赫喝了一碗茶，很舒服地哼了两声，在阳光下，他的真实年龄完全呈现了出来，发根处新长出来的头发有一半都白了，不光是脸上，他手上的皮肤也有些松弛，但指甲剪得整整齐齐，指甲缝里也是干干净净的。

“你是工作需要，不得不到这里来工作的吗？”春风问。

“跟老婆确实是这么说的，而且还得装出一副非常无奈非常痛苦的样子，”姜俊赫笑着说，“但实际上，我很高兴在这里生活，不用每隔一天吃全素营养餐，看电视转播球赛时没人觉得你吵，看恐怖电影也没人说你无聊，星期天不用打扮得像个新郎似